

亚马逊巨蟒的启示

高伟

到时有点吃惊,但仔细想想又不怎么吃惊了。

我想起了亚马逊巨蟒的故事。亚马逊巨蟒叫森蚺,它是世界上体形最大的蟒类,它有一个成年男人的身体那么粗,成年的森蚺体长可达6米,重达150公斤。森蚺的毒性不大,却极有力量,所至之处难逢敌手。森蚺一直以无声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之河流和森林地带,成为亚马逊顶尖掠食者。森蚺捕食的方式更让其他动物望尘莫及。

通常,森蚺会选择有水源的树荫下潜伏起来,它在水下一呆就是十天以上。等待的这些日子,落叶慢慢漂在了森蚺的身体上,落了一层又一层,直到它的身体完全被树叶遮盖住。森蚺还有耐心,等待青苔长出来填满了树叶之间,这时青苔的味道就掩盖了其身体的味道。水鸟和野鸭放松了警惕,落在这有着青苔味的水面的树叶上嬉戏——让水鸟们成为自己的食物,根本不是森蚺的目标,它要等待的是鳄鱼。

鳄鱼游到被鸟鸣包围的森蚺的旁边或者背上,毫不设防。森蚺则猛然间用巨大的身体缠住鳄鱼,迅速把它勒死,然后一口吞食,慢慢消化。此后,森蚺可以好长时间不用捕食。

森蚺不为小鸟、小鸭子所动心,鳄鱼才是它的目标。那些小动物太小了,为它们花掉自己潜伏其间消耗的这么多体力,太不值得了。森蚺拒绝小而肤浅的诱惑,当前的一点儿好处,是因为它知道自己的目标,而且它懂得捕食之前的等待是需要高度专注的。它明白,要取得最大的收成,就需要把生命能量投掷在一个点上进行专一的蓄能。

动物都有这样的智慧,值得人类反思。

有人问股神巴菲特成功的秘笈。巴菲特让这人先在纸上写出25种自己喜欢的事情,那人照办了。巴菲特又让这人从这25种事情中选出其中的5种,那人照办了。巴菲特说:“现在你明白了吧?”那人说:“噢,我应该

先把这最喜欢的5种事情做好,再做那20种。”巴菲特说:“不是这样的,你应当在一生中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做这5种事情上。其余的事情,绝对不去碰触,你要像躲瘟疫一样躲避着它们。”那人明白了。投资界有一种复利效应,说的是把本金和利息滚动在一起再投资,并长期持有,这样在时间的累积下,原来的本金就会像滚雪球那样产生意想不到的收益。巴菲特就是复利效应的最大受益者。人生也是一种投资,专注精气神只去干我们选择和喜欢的某件事情,将之做精做好,就是“复利”作为。

每天我们出门,太阳仿佛都是新的,机会仿佛遍洒大地,黄金仿佛秋天的落叶一样供我们捡拾——其实,这些都是幻象。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成就的事情少之又少,所有的成就都是长期坚持的结果。那些见了利益就想走捷径的人,走的是最狭促难行之路。我的同学M就是如此,眼前看起来仿佛伸手可得的银子晃了她的眼,让她不停地丢掉自己已有的东西,去抓取那些看起来庞大的虚幻之物。现实之中,杰出的成功者都是某个领域的深耕者,我没见过一个例外。

甲午勇败,汝昌未降

沈栖

前不久,网友发帖,揭露《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·近代——救亡图存的斗争》(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)存在严重史实错误:在《威海卫战役与〈马关条约〉》一节文字下方配有一幅“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降伏图”。

据查,“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降伏图”源自日本画师《日清战争锦绘》一书第11幅图。孔夫子旧书网出售的该书复印本标明:本书122幅浮世绘“绘制于1894—1895年”,“参与绘制的作者有梅堂小国政、水野年方、小林清亲等”。作为一曲“侵略者的凯歌”,《日清战争锦绘》不顾史实,胡编乱造,不足为奇——令人匪夷所思的是《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》的编写者竟篡改历史,在配图上赫然注明“丁汝昌投降图”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,中日甲午海战其实是一个国耻!清朝倾注国力打造的一支新型武装力量北洋舰队,全军覆没。中国惨败是史实,但“丁汝昌投降”则违背史实!

自1888年组编北洋水师,丁汝昌即任提督(最高军事长官,唯有他任此职务)。1894年爆发中日战争,他在黄海战役亲自督战,身负重伤,后奉李鸿章之命退守威海卫。

1895年1月23日,丁汝昌

在面临灭顶之灾之际,确实收到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劝降信。其一番虚情假意的言词间暗蕴欺诈、威逼和利诱。

在接到劝降书后,丁汝昌丝毫不为所动。当时北洋水师中则有一批人在力战不胜的情形下考虑投降,甚至持刀威胁丁汝昌,逼他投降。日军海陆围攻威海卫,北洋舰队屡受重创,被困刘公岛,内无粮草、外无援兵,丁汝昌又在投降派的胁迫下而不能执行统帅的权力。他于2月11日夜间怀揣“苟丧舰,必自裁”的信念,服毒自尽,以身殉国。他视死如归,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气概至薄云天!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《北洋海军》一书对这位民族英烈的评价:“丁汝昌表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应有品质。他竭尽所能,抵抗日本的侵略,临危不惧,死而后已,和那些可耻的逃跑将军、投降将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”

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“临危不惧,死而后已”,何来“投降”一说?2023年5月10日,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发表声明,承认“该书确实存在不当插图问题”,并表示“停止该图书的线上线下载,全面收回销毁。”此类问题,警示我们:亟须举一反三,对我国图书(尤其是“写给孩子看的书”)来一番盘点、自查、整改,清除诸如“丁汝昌投降”那般污水淤泥,还出版界一片净土,还历史以真相。

一种修行

孙江林

朋友转来一个视频,其中一句话挺有哲理:“从糊涂到明白,是前半生的追求,从明白到糊涂,是后半生的修行。”

不同年龄段有不同追求,这与人的成长、强健与衰老合辙押韵,前后错位,违背自然规律,会给人生制造许多麻烦并留下遗憾。年轻时就该好好学习,让自己由什么都不懂的糊涂人成长为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能力的明白人;人老了,精力不济,就不必再冲在前面

去操心该年轻人操心的事,在有些事情上“糊涂”一点,对年轻人有利,对自己更有利。

人生三境界也有此论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。三重境界,与人的年龄大致吻合。年龄段不同,所见所思皆有不同。能把握并顺应自然规律,年轻时拿得起,老了放得下,“糊涂”一点,轻装度晚年,快乐又从容。

发 射

发射自己的光,但不要吹熄别人的灯。

投稿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



启 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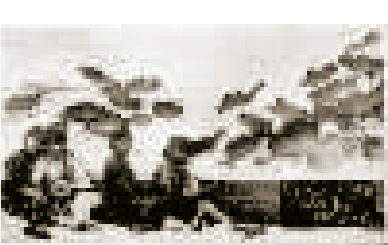
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组织画会育贤才

方博

1921年秋,陆文郁辞去天津博物院事务,回到家中以卖画为生。此后,直隶省立妇女职业传习所刺绣班聘请其担任图画教员。因此常有该所毕业生要求到陆家学画。藉家宅教画,陆氏斋号“蘧庐”,以此名之,取名“蘧庐画社”。

在《天津志略》中记载:“天津蘧庐画社,为陆辛农氏所办。成立于民国十二年



(1923)。社址即在陆氏家中。专收女弟子,学额十人以上。时间为星期一二四下午三半日。来者皆名媛闺秀。至今八年余,凡授五十余人。得名者如山阴章亚子,碣石张兆斌,津门展树光、任文华、孙淑清,沧州王敏,苏城魏梅君,章元晖,皆蜚声沾上。”

1925年,陆文郁在天津广智馆谋得了历史陈列部主任的新职务。随着家中学生日渐增多,拜师求学者仍络绎不绝,由此提议筹办城西画会。

有关该会史料,最早报道见于1928年12月22日《北洋画报》登载的《美术界之佳音》:“吾津为华北商业之中心,而社会人士缺乏美术之观念,故甚形枯寂。现有热心绘

事诸君,组织城西画会,以提倡美术为宗旨,聘李珊岛、陈缘督、陈恭甫、陆辛农诸名家担任教授。”翌日,即在《大公报》上刊发《城西画会征求学员简章》。1929年2月16日《北洋画报》特辟专版介绍,并登载《城西画会的缘起及拟开班教授的办法》。文中所言,对于学生,既讲求基础,又因材施教。关于教授的步骤:“先由工细小幅入手,然后再渐渐进为大幅写意,然后再教他种种写实,由自然界中得领略自然之美。如此,一面可以匡救旧法专尚摹写之弊,又可以发挥他自己笔下的天机。”

1929年3月3日,城西画会在天津广智馆的延接室内正式开班授课。据陆氏回忆:“成立后,因收入不多,陈(恭甫)、李(珊岛)只教了月余,相继不干了。我问学员们如愿学,我全可担任下去,否则当下退学费解散(因刚

收第二个月学费不久)。学员齐说愿学。我因而百忙中辅导了三年,画会结束。”

《天津志略》记述:“天津城西画会……惟陆氏以为画学一门,贵求实际,不尚空谈,非仅登台授讲义所能济事,故定学额仅二十名,以为传一人得一人也。所授为国画正宗:如花卉,山水,人物诸门……今才二年余,成绩已斐然可观。”

蘧庐画社、城西画会作为近代美术教育的社会组织,陆文郁多费心力。在当时为专业院校之外的社会教育提供了有力补充,王颂余、萧心泉、刘维良、俞嘉禾等天津知名画家多与上述两个画会的培养有关。

图为陆文郁“荷湖”画作及城西画会学员像。

星期文库

陆文郁的艺术观之三

贫 羊 白

前几天偶遇一个朋友。他以前在文化单位上班,后来辞职去南方做生意,他能力强,头脑活,不几年便成了老板。在我的朋友圈里,他是先富起来的那一拨人。只是听说,近些年他投资的几个项目都失败了。碰面聊天,不便深问,也就说点我们共有的过往。他倒坦然,说他现在是“贫人”,手头紧,吃饭就不上酒店去了,就在街边摊上吃碗面吧。

吃面时,我就这个“贫人”向他请教。他笑言:“贫”不丢人,“穷”才可怕。“贫”就是把钱花光了、所剩无几而已。“穷”是把自己藏在洞穴里,弯腰弓背,不愿出力,浑浑噩噩。要不,怎

么说人穷志短,而不说人贫志短?

他的这个说法,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是啊,现在这个社会,谋生之路何其多,任何一个身体健康的人,只要你愿意出力,总不会饿肚子吧。“贫”是一种状态,是客观描述,并不刻意追究过错。而“穷”字,就很复杂了,有客观经济上的拮据,也有自怨自艾的下坠感和乏力感。

朋友能如此豁达地和我聊“贫人”,看来他并不计较一时得失,不以成败论英雄。说心里话,以朋友的能力,我并不为他目前的“贫”担忧。我相信,假以时日,他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